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6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6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)

ISBN 7-81029-447-4

I 法

II 罗·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375 字数 7 3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, 100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浪子回家	纪德 (1)
世态炎凉.....,	让·齐奥诺 (22)
年轻人	阿拉贡 (32)
铜像	埃梅 (66)
生存卡	埃梅 (82)

浪子回家

献给阿忒·封丹纳

纪 德

我在这儿，为私心的快慰，有如古人描绘在三联图里，描画了救世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这一篇寓言。混乱了两重鼓舞我的感兴，我并不想表彰任何神明对于我的胜利——也不想表彰我自己的胜利。然而，若读者问我要虔诚，也许在我的画中不至于找不到。在那儿，像一个施主在图角上，我跪着，学浪子的模样，同时也像他一样的一边含笑，一边挂一脸眼泪。

浪子

久别以后，厌倦了幻想，厌弃了自己，浪子在这种自寻的贫困中沉沦，想起了父亲的面孔，想起了那个并不小的房间，从前母亲常去凭倚在他的床头的，想起了那个流水贯注的园子，终年紧闭，从前老想逃出来的，想起了从来不爱节俭的哥哥，他倒把浪子不能挥霍的那部分财产还保留下来呢——浪子自从他并未找到幸福，甚至于也无法再延长这种在幸福以外追求的陶醉。“啊！”他想，“如果父亲，原先生我气，以为我死了，也许，不管我罪孽深重，重见我就会快

乐吧；啊！卑下的走到他身边去，头低着，罩满着灰土，跪在他面前，对他这样说：‘父亲，我作了孽，违逆了天也违逆了你，’我怎么办呢，要是他用手把我扶起来，对我说：‘进来吧，孩子？’”而浪子早已虔诚的上路了。

走出山来，他终于认出了家屋的烟顶，时已傍晚了；可是他要等夜阴来把他的可怜相遮住一点儿。他从远处听出了父亲的声音；两膝打战了；他倒下地来，用手把面孔掩住了，因为他失体面，自觉可耻，明知道他倒是正出的儿子。他饿了；他只有放在破大氅的褶皱里的一把甜橡实，他久已像他畜养的猪一样，用来充饥了。他看见他们预备晚饭。他认清母亲走到石阶上来了……他不再停顿在那儿，直跑下山去，走到院子里，引起了犬吠，畜生不认识他了。他想告诉仆人，可是他们不相信，走开了，去报告主人；他来了。

无疑的，他一向在等着浪子呢，因为他一看就认识了。他张开两臂；于是浪子跪在他面前，用胳膊遮脸，举右手，对他呼号：

“父亲！父亲！我作了大孽，违逆了天也违逆了你；我再也不配你叫我作儿子了；可是至少，当作你的仆人吧，仆人中最低一个吧，在家里的一角，让我过活……”

父亲把他扶起来抱住了：

“孩子！祝福你回到我身边来的这一天！”他的快乐溢出了心头，哭了，他从他刚在吻的儿子的额上抬起头来，转过去对仆人说：

“拿最好的衣服来；给他穿鞋子，给他戴一只珍贵的戒指。到牛栏里去挑一头最肥的小牛，把它宰了；预备一个欢乐的宴会；因为我以为死了的孩子还活着哩。”

消息传开了，他跑来跑去；他不让别人去报告

“娘，我们哭的儿子回来了。”

全家人的欢乐涌起来像一支歌，闹得长子不安。他出席合家宴：那是因为父亲请他去，逼得他没有法子。满桌的客人，因为连最低微的仆人都请去了，只有他板起一副生气的面孔。对忏悔的罪人，为什么比对他自己，对从未犯罪的他还要优待呢？他不尚爱，尚常道。他肯出席，那是因为，看在弟弟的面上，且给他一夜的快乐，那是因为父母已经答应他明天申斥浪子，他自己也预备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

火炬熏天，食事完毕了。仆人打扫过了。现在，在没有半丝儿风起的夜里，阖宅疲倦了，一个一个都睡去了。然而，在浪子隔壁的房间里，我知道有一个孩子，浪子的弟弟，一夜到天亮，总是睡不着。

父亲的责备

上帝，我今天像一个孩子跪在你面前，挂一脸眼泪。我把你警世的喻言记起了抄在这儿，那是因为我记得你的浪子是怎样一种人；那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出了我自己；那是因为我从我自己的心里听出了，有时候暗地里背诵着，你叫他在苦海底里喊出来的这句话：

“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儿饿死吗！”

我想象到父亲的拥抱；受那样一种爱的暖热，我的心都融化了。我甚至于想象到原先的苦恼；啊！我想象到人们所要求的一切。我相信那种种；我就是那个人，他的心跳着，

当他走出山来重见久别后家屋的蓝顶。那么我还等什么呢，不一直奔向家去；不进去？——他们在等我呢。我早已看到了他们准备的肥牛犊——停一停！别那么赶开酒筵吧！——浪子，我想起你来了，先给我讲，迎归宴以后，第二天，父亲对你说什么。啊！任凭是长子教唆的，父亲，我愿不时从这些话里听出你的声音来！

“孩子，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？”

“我当真离开过你吗？父亲，你不是到处都在吗？我始终爱你，，从没有忘掉过啊。”

“别强辩。我有家安置你。为了你才立的家。为了让你的灵魂得到托庇，得到合式的逸乐，得到安适，得到正务，一代代辛苦下来了。你是后嗣，你是儿子，你为何逃出家去呢？”

“因为家关住我、家，不是你，父亲。”

“这是我立的，而且是为了你。”

“啊！这不是你说的，是哥哥说的话。你，你造世界，造家和家以外的一切。家是别人造的，你负了名义，我知道，别人动了手。”

“人总需要屋顶遮头。狂妄之至！你以为可以露天睡觉吗？”

“有什么狂妄呢？许多比我穷的人就那样过下来了。”

“那是穷人。穷，你并不。谁也不能抛弃财富的。我曾经使你出人头地，成为富人。”

“父亲，你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把我的财宝能带的都带走了。不能带走的财产于我何用呢？”

“所有你带走的财产，你都胡乱的浪费了。”

“我把你的黄金换欢乐，把你的训戒换幻想，把我的纯洁换诗，把我的质朴换欲望。”

“难道就为了这样，你节俭的父母才尽力传授给你这许多德行吗？”

“为了让我受一种更美的火焰来灼吧，也许是一种新的狂热把我点着了。”

“想想摩西在圣树丛里看见的那种纯洁的火焰吧：它发光而不燃烧。”^①

“我见识过燃烧的爱。”

“我倒想教给你清凉的爱哩。你看，一转眼完了，给你留下了什么呢，浪子？”

“这些欢乐的记忆。”

“以及欢乐后接上来的贫困。”

“在贫困中，我觉得接近你了，父亲。”

“那么是困苦逼你上我这儿来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；我不知道。倒是在沙漠的干燥中我最爱口渴呢。”

“你的困苦使你更觉得财富可贵了。”

“不，满不是！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，父亲？我的心，什么都空了，只装满了爱。用了我所有的财产，我买了狂热。”

“那么你远隔了我幸福吗？”

“我不曾觉得远隔了你啊。”

“那么是什么东西催你回来的？说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是懒吧。”

“懒，孩子！怎么！倒不是爱？”

“父亲，我告诉过你了，我从没有比在沙漠里更觉得爱

你呢。可是我倦了，每朝都倦于觅食了。在家里，至少吃得好。”

“对了，家里有仆人侍奉。这样看来，引你回来的倒是饥饿了。”

“也许还有卑怯，疾病……那种朝不保夕的食物到底使我一天天弱下来了，因为我吃野果，吃蝗虫，吃蜜。不安的生活，当初倒激动了我的狂热，我越过越坏了。夜里，当我受寒了，我就想起我父亲家里有床给我铺好呢；当我断食了，我就想起我父亲家里有丰富的肴馔总保我吃不尽呢。我屈服了；再挣扎下去，我觉得再也没有勇气，没有气力了，然而……”

“那么你就觉得过冬发胖的小牛好了。”

浪子呜咽着，将面孔直扑到地上：

“父亲！父亲！甜橡实的野味，不管怎样还留在我的嘴里呢。没有什么东西会盖住那种味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父亲一边把他扶起来，一边对他说，“我也许对你说得太过凶了。你的哥哥要这样的；这儿是他作主，他要我对你说：‘你在家以外，永远不会得救，’可是听我说：是我造你的；你心里有什么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什么东西催你出门的；我是在前头等你。你该叫我啊——我在那儿呢。”

“父亲！那么我不回来也可以找到你了？”

“如果你觉得没有气力了，你自然可以回来了。现在去吧；到我给你预备好的房间里去吧。今天够了；你休息吧；明天跟你的哥哥再谈。”

哥哥的责备

浪子开头就从高处下手。

“大哥，”他开口了，“我们两个人不大相同，哥哥，我们两个人不相同。”

哥哥：

“这是你的错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的？”

“因为我是合乎常道的，一切越出常道的都是狂妄的果或种子。”

“我能有的特点都是缺点么？”

“只有引你回常道的可称为德行，其他一切，都应当克制。”

“我就怕这种戕害呀。这些受诸父母的你也想扑灭。”

“呃！不是扑灭，是克制，我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我听得很清楚。反正是一样的，我已经克制了我的德行了。”

“也就是因此我重新发现它们了。你得把它们发扬光大。你得听懂我的话：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低降，是要你上进；你肉体上和你精神上最不相同，最不受约束的元素都得谐和的联合起来，坏的得培养好的，好的得受制于……”

“这种上进也就是我寻找的，也就是我在沙漠里找到的——也许和你要我做的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老实说，我倒想非要你那样做不可哩。”

“父亲倒没有说得这么凶。”

“我知道父亲对你说什么。那是含糊的。他自己再也说不明白了；因此谁叫他说什么，就说什么。可是我懂他的意思。在仆人中我是传话人，谁想懂父亲的意思就得听我的话。”

“没有你，我也很容易听懂。”

“你自以为听懂了；可是实在听不懂。解释‘父亲’的意思不该有几种解释法；听他的话不该有几种听法。爱他不该有几种爱法；这样一来，我们才可以联合在他的爱中。”

“在他的‘家’中。”

“这种爱引我们向家中；你很知道的，因为你毕竟回来了。现在告诉我，是什么东西引你离家的？”

“我老觉得‘家’不是全宇宙。我自己呢。我并不完全如你所盼望的那样一种人。我不由自主的想象另外的文化，另外的地方，想到许多路可以走，许多路没有人踩过；我想象我身上有一个新生命跳出来了。我就逃走了。”

“想想看，如果我像你一样的抛弃了父亲的家，那会弄到什么地步呢。仆人和盗贼一定把我们的财产都抢完了。”

“那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我瞥见了旁的财产”

“你妄自夸张罢了。弟弟，无规律状态的确有过。人是从怎样一种混沌中出来的，你不妨领教领教，如果你还不知道。他出来得不好；带一身原始的重量，只要神灵一放手，不再提起来，他就重新掉下去了。你不要以己身作试验 组成你的各种安排得很好的成分专等你一放纵，一松，就归于无主状态了 可是这一点你永远不知道，就是人造就人，要经过多长的时间。现在模型已经得到了，我们就得保住它。‘你要持守你所有的。’圣灵对教会的使者说，²⁾他接着

又说：‘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’你所有的，就是你的冕冠，就是这个在他人上亦在自己上皇权。你的冠冕，篡夺者伺候着，他到处都在，他巡行在你的周围，你在身上。持守吧，弟弟！持守吧。”

“我早已放手了，我不能再握住我的财产了。”

“能，能，我帮助你。你不在家，我已经给你把这份财产看守住了。”

“还有圣灵的这句话，我也知道，你没有引全。”

“的确，接下去是这样。‘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上帝殿中作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’”

“‘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’我就怕这一点。”

“要是为他的幸福起见呢？”

“啊！我知道。可是这个殿里，我却在过”

“你出去以后一定觉得不好，既然你又愿意回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现在是回来了，我承认。”

“你在外边能找到的财产，这儿哪一件不有余呢！或者竟可说 只有在这儿是你的财产。”

“我知道你给我保守了一些财富。”

“你所不能浪费的那一份财产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公共的，我们大家的那一份。地产。”

“那么我自己的就一点也没有了？”

“有，一份特别的资产，父亲也许还肯传给你。”

“我就要那一份，我只愿意要那一份。”

“狂妄之至！谁也不会问你愿意不愿意。在我们中间不妨说，这一份财产是靠不住的，我倒想劝你放弃它。那一份个人的资产，就是它毁了你，就是你一下子浪费了财产。”

“另外的我不能带走。”

“你回来看还是原封不动。今天够了。享受家里的安宁吧。”

“那很好，因为我疲倦了。”

“那么，祝福你的疲倦！现在去睡觉吧。明天母亲跟你再谈。”

母 亲

浪子，你听了哥哥的一席话，精神还反抗，现在让心来说话吧。这儿你是多么舒服啊，伏在坐着的母亲的脚下，面孔藏在她的两膝间，感觉她爱抚的手抑下了你倔强的颈背！

“为什么你离开我那么久？”

当你只用眼泪来回答的时候。

“现在为什么哭呢，孩子？你已经回到我这里来了。我等你，眼泪都流完了。”

“你还等我？”

“我盼你，从没有忘掉过。每夜临睡觉，我总想：要是他今夜回来了，他会开门吗？我总要很晚才睡着。每早，还没有完全醒呢，我就想：今天他不会回来吗？我就祈祷。我祈祷了不知多少次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“你的祈祷逼了我回来。”

“别笑我，好孩子。”

“母亲啊！我很卑下的回到你身边来了。看我把面孔低到你的心底下呢！我昨天的念头，到今天没有一个不觉得空了。在你身边，我简直不懂当初为什么离家。”

“你不再出去了？”

“我再不能出去了。”

“那么当初是什么东西引了你出外呢？”

“我不愿意再想它了：没有什么东西……我自己。”

“那么你以前以为远离了我们幸福吗？”

“我并不想追寻幸福。”

“你追寻什么呢？”

“我追寻……我是谁。”

“啊！你是你父母的儿子，你弟兄的弟兄。”

“我不像我的弟兄。别再讲吧；反正我现在是回来了。”

“不；还谈谈看：别以为你的弟兄跟你那么不同吧。”

“此后我唯一的心念就是学你们。”

“你说这句话，好像有几分不得已。”

“没有比实行立异更使人易倦了。那个旅程终叫我走倦了。”

“你老了许多了，真的。”

“我受了许多苦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一定的，你在外边每夜都没有人给你铺床，每顿饭也没有人给你排桌子吧？”

“我找到什么，就吃什么，往往只有生的或烂的水果充饥。”

“你至多不过挨饿吧？”

“正午的太阳光，夜心的冷风，沙漠上不定的沙子，刺得我脚上流血的荆棘，这一切全不能拦阻我，可是——我没有对哥哥说——我还得服侍人”

“为什么早不说呢？”

“许多坏主人，他们蹂躏我的身体，激我的狂妄，简直不给我什么东西吃。到那时候我就想：啊！为服侍人而服侍人！在梦里我重见到家了；我就回来了。”

浪子重新低下了被母亲抚摩的面孔。

“现在你要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对你说过了：我想尽力学大哥；管理家产；像他一样的娶一个女人……”

“一定的，你想到谁了，告诉我吧。”

“啊！不管哪一个都好，随你挑。你从前给哥哥怎样办，就给我怎样办吧。”

“我倒想依你的心来挑呢。”

“有什么要紧呢？我的心挑过了。我放弃从前带了我远离你们的狂妄。指导我选择吧。我服从，我对你说。我将同样要我的孩子也服从；我的企图也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的不着边际了。”

“听我说，现在有一个孩子你早就可以管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你讲谁呢？”

“讲你的弟弟，你离家的时候他还不满十岁，你不大认识他了，他却……”

“讲吧，母亲；你为什么不安呢，现在？”

“在他身上你却可以认出你自己来。因为他和你离家的时候完全一样。”

“像我？”

“像你从前一样，我对你说，可惜唉！还不像你现在一样变过来。”

“愿我将他变过来。”

“但愿马上叫他变过来。你跟他谈谈去，他一定会听你的，你这浪子。好好的告诉他路上有多少的艰难，免了他”

“可是什么事弄得你为了弟弟这样惊恐呢？也许不过是面貌相似罢了”

“不，不；你们两兄弟的相似点不在表面上。我现在为了他不安，比从前为了你更不安呢。他太好读书，又不常读好书。”

“就不过如此吗？”

“他常常爬到花园里最高的地方，从那儿，你知道，望过墙头去，望得见四乡。”

“我记得。就如此吗？”

“他跟我们在一起，远不如在田里的时候多。”

“啊！他在那儿做什么呢？”

“倒也不做什么歹事。可是他常常去找的并不是农夫，倒是最远的流氓，以及外乡人。尤其是那个从远方来的，给他讲故事的。”

“啊！那个牧猪人。”

“对了。你认识他吗？……听他讲故事，你的弟弟每晚都跟他到猪圈去。他只回来吃饭，也没有胃口，衣服上满是臭气。告诫也没有用，倔强得很，管也管不住。有几个早上，天刚亮，我们谁也没有起来哩，他就跑去看那个牧猪人出去放猪，直跟到大门口。”

“他，他知道不应该出去的。”

“你从前也知道的！总有一天他会逃开我的，我相信。总有一天他会走的”